

特别策划

流连光景百篇诗

岂不快哉

□ 刘慧省

2025年的冬天,我报名参加了中国教师报举办的《唐诗百话》共读活动。《唐诗百话》是学者施蛰存先生的著作,用普及的方式讲述关于诗歌的专业知识,既是通往古典美学的津梁,也是滋养教学实践的活水。

打开《唐诗百话》,我看到了《从军行》《代悲白头翁》《感遇诗》《梦游天姥吟留别》《竹枝词》……许多是上学时学过的诗歌,当时没有读懂,现在重新来复习——这是我的想法,可能也是许多共读伙伴的想法。

于是,我每天阅读领读老师的文章和共读老师的文字,同时撰写读书笔记,30天时间居然写了1万多字。共读活动结束,我仍然经常登录共读的课程平台,阅读那些精彩的评论、有趣的想法,仿佛又回到大家一起交流的美好时光。

施蛰存先生用漫谈的方法自由活泼地漫谈唐诗:在讲解一首诗时,怕读者不了解,于是便“讲一个典故的意义,讲一首诗所反映的时代、政治背景和社会风俗,或要讲一种诗体的源流”,甚至有时“还得讲关于诗的文学史、文学概论和有关的文学基础知识”。

这样讲唐诗对我帮助很大:第一篇讲王绩的《野望》时,涉及了一些唐诗的知识;讲杨炯的《从军行》时,把《从军行》的平仄和节奏都标记出来。施先生说读律诗“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那时我正在教学《唐诗五首》,于是在引导学生理解《使至塞上》《渡荆门送别》《钱塘湖春行》几首诗时,我尝试让他们先从第一联和第四联读起。

最有趣的还是与许多陌生的老师互相交流、互相激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谈诗歌、谈生活;在分享诗歌的同时互相打趣,给共读活动增添了无穷乐趣。每天最期待的是领读老师的文字,他们精心研读诗歌,查阅大量资料,认真打磨文稿,即使工作忙碌也丝毫不懈怠。我们的共读群真是卧虎藏龙:陈可晶老师每天一篇感悟,《铁衣寒彻沙场月》《当“哭声”漫过青山》……每篇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朱晓莹老师擅长补充诗人的生平、诗歌的创作背景,帮助我们丰富认知;吴赫蔓老师擅长用漫画画出诗歌;杨玲老师则坚持从用韵的角度分析诗歌的情感与韵脚的关系。

共读群里最受欢迎的非林子老师莫属。每当课程平台更新文章,他便喊着“镇楼的来喽”;当有人呼吁给点力的时候,他便打趣地说:“我给两点多力,思考力和行动力。”的确,这两点“力”他兼而有之:评王绩的《野望》时说,“这位初唐‘打工人’总是停下来看看秋色、落晖”;评李贺时说,“李贺这小伙子才活了27岁,却硬生生获得‘诗鬼’名号”;评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时说,“最妙的是‘不绕弯子’,却偏能把道理说进人心底”……我想,这样的老师教语文,学生怎么会不喜欢呢?

有时聊到诗歌外的话题,林子老师忽然说:“周末午后,慵散无端,诸事云外。只念到我那才识俱佳、品味高雅、诗联文赋无一不精的涛哥(领读的邓涛老师),期盼他今天的领读文章早点出炉,好让我等一睹为快。”邓涛老师的文章一下子抛出5篇,林子老师又说:“考虑过我们的接受能力吗?”“稍等,我找个吐血的表情”……大家一边说着轻松的话,一边阅读、评论唐诗,真是其乐融融。

共读《唐诗百话》,我们谈诗词、说美食、讲笑话,虽没有横槊赋诗的豪气,没有曲水流觞的雅趣,没有泛舟夜游的肆意——但经过大家的评论,唐诗融进了我们的生活。在这寒冷的冬夜,我们隔着屏幕、透过文字,结识了许多爱好诗词的朋友,遇见了一个个有趣的灵魂,岂不快哉!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蠡县南庄中学)

经典之作总是常读常新,然而如今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已很难再有大段时光从容沉潜于一本书中——不过,《唐诗百话》是个例外。

《唐诗百话》共100余篇,施蛰存先生于1978年初提笔撰写首篇。彼时,我也正在母亲的腹中孕育;那年底,我降生于世,而这部著作则因故几度停笔,直至1985年才最终出版——这段“怀胎”竟长达8年之久。一本书的诞生如此不易,人与书的相遇又何尝不是一场珍贵的缘分?

2023年寒假,我驾车入山小住,随身带了这套书,并在手机里下载了它的有声版本。一路行车便播放聆听,每逢停驻休息,则面对山水展卷静读。就在这样的交替之中,我将全书听了一遍,也读了一遍。我负责领读地理篇章,需要每日围绕一篇诗话解读文本、概括内容,并拓展相关地理知识。这种任务驱动型的阅读方式于我尚属首次,我每天忙碌而充实——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工作,其余时间便全然投入此书:查阅资料、细读文本,将理解与感悟凝结成文,经工作室张琪老师校对后发布至平台供共读教师学习,然后对大家的阅读笔记和思考进行互动点评。

而重购同一部书。

去年11月,中国教师报举办教师读书会,委托我承担部分领读工作。接到任务时内心颇有几分诚惶诚恐,但我转念自问:何不将此次任务视为一次难得的学习契机,借此敦促自己深入研读、切实精进?如此想着,心境便逐渐平和踏实下来。

为了增强阅读趣味,本次共读并未沿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间脉络划分板块,而是独辟蹊径地以地理、历史、名物、艺术4把“钥匙”开启这部著作。我负责领读地理篇章,需要每日围绕一篇诗话解读文本、概括内容,并拓展相关地理知识。这种任务驱动型的阅读方式于我尚属首次,我每天忙碌而充实——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工作,其余时间便全然投入此书:查阅资料、细读文本,将理解与感悟凝结成文,经工作室张琪老师校对后发布至平台供共读教师学习,然后对大家的阅读笔记和思考进行互动点评。

我从未如此专注而纯粹地沉浸于一本书中,仿佛一块海绵,既竭力吸收也自然释放。本就仰慕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此番更得以循诗而行,随唐人之笔神游山河:与杨

炯同驰铁骑“绕龙城”,体会书生投笔从戎的慷慨意气;陪王维“汉江临泛”,于“襄阳好风日”中领略水色天光的明澈;伴孟浩然“登岘山”,感喟人事代谢、岁月流转;更追随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等人的笔墨足迹,在《出塞》的苍茫意境中饱览边塞风光,体察将士的豪情与悲欢……地理这把钥匙,不仅为我打开了扇解读唐诗的新颖大门,也让我看见了从未领略过的风景。

受了《唐诗百话》的启发,我不再局限于字词释义与主旨解读,而是着力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本身的声音之美、格律之妙,并通过朗读深化体悟。同时,我也尝试以多重视角开启诗歌的解读之门。比如,教学苏轼的《赠刘景文》时,围绕“最是橙黄橘绿时”一句,针对学生普遍好奇的“橙与橘究竟有何区别”,我与学生展开了一次诗歌与科学相融合的跨学科探索。我将橙子与橘子带入课堂,指导学生通过观察、嗅闻、触摸、品尝等多种感官方式进行对比,并鼓励他们结合课前查阅的资料从外形、气味、口感乃至生长特性等角度辨析橙与橘的异同。整堂课在清甜的果香和隽永的诗韵中展开,学生兴致盎然地走进了更

为生动、立体的诗歌世界。

我也开始尝试在儿童诗与古诗之间寻找一条彼此联通的道路。有感于施先生在书中采用的组诗编排方式——第16篇《孟浩然五言律诗三首》和第22篇《边塞绝句四首》——我和同事在儿童诗教学中也借鉴这样的方法,尝试建立古诗与儿童诗之间的有机联系。具体而言,我们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将同一诗人不同时期的作品组合呈现,引导学生整体感知其诗风的流变和特点;二是围绕同一主题将古诗与相应的儿童诗并列学习,带领学生从语言、韵律、意象、情感及创作视角等层面细致比较。比如,将儿童诗《童年的水墨画·溪边》与古诗《小儿垂钓》放在一起对照品读,这样的对照与关联不仅拓宽了诗歌教学的路径,也让学生更鲜活地领略到诗歌之间跨越时空的共鸣和演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引导学生进行诗歌创作时,我们常常“古为今用”或“今为古用”,即学生尝试将古诗与儿童诗进行创意转换或改写——有时取其“意”,有时取其“势”,而最佳的创作往往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跳脱出原有的框架,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发现。

经典之作,常读常新。我与《唐诗百话》的缘分仍在继续,而我与诗歌的故事也将不断更新。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

为学如流水行云

□ 邓艳琴

“为学无间断,如流水行云,日进而不已也。”这是清代学者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的一句话。于是,我参加了中国教师报组织的《唐诗百话》共读活动。

《唐诗百话》是学者施蛰存先生晚年创作的一部集唐诗研究和欣赏于一体的著作,全书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分期编排,共100余篇诗话。施先生自由活泼地漫谈唐诗,文风典雅、语言晓畅,于赏鉴中夹谈典故的意义,讲解了每首诗反映的时代、风俗,以及体式、音律等诗歌基础知识。

在“唐诗与地理”板块,读到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一诗时,我们的热情到达了高峰。

施先生在文章中分析了诗题,逐联讲解了诗歌的内容和情感,然后重点对第二联是否为“偷句”和其中的“万里”是否夸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唐代诗僧皎然认为第二联“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是偷语,甚至说戴叔伦是“钝贼”;施先生却不认可这个观点,他觉得这是点铁成金、古为今用的技巧,而且“万里”不是真指金坛距石城有万里之远,表达的是除夕夜不能归家的孤独寂寞之悲。

一名老师从旅馆寒窗中读懂了“除夕客愁”,并对施先生所说的“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是偷句的辩论极为着迷。

她说,好诗从不怕化用,怕的是没有自己的心跳;她说,“万里”哪里是地理距离,分明是游子心中“咫尺天涯”的孤绝;她还从尾联“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中感受诗人“年年待春,年年愁深”的无奈;她更从这首诗中懂得了所有漂泊者心底的那声轻叹。

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日子在一天一首唐诗的学习中悄然而逝。在学习“唐诗与历史”板块时,邓涛老师领读《三家咏史诗十首》一篇。

施先生先给出咏史诗、咏怀诗、怀古诗这三类诗的简略概念,然后分析了胡曾、汪遵、周易这三位诗人的十首诗,包括胡曾的《垓下》、汪遵的《燕台》、周易的《项籍》等,施先生认为这十首都是咏史类。

邓涛老师则在领读笔记中旗帜鲜明地认为:《垓下》和《燕台》是怀古诗,《项籍》则是咏史诗,应是并不完全赞成施先生的观点。

可我品读多遍之后仍然有些疑惑,于是到网上多方查找资料、寻找证据,甚至向人工智能“虚心请教”。

综合各方意见,我认为咏史诗和怀古诗应这样定义:咏史诗直接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论、议论,核心是表达历史见解,不一定亲临现场;怀古诗必须亲临或虚拟亲临历史遗迹,通过描绘今昔景象的对比,抒发盛衰兴亡、时空沧桑等感慨。

因此,我认为《垓下》是一首典型的咏史诗,诗人在书房追述并咏叹那段历史,焦点完全在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燕台》则是一首非常标准的怀古诗,它完全符合“亲临古迹—描绘今景—对比往昔—抒发情感”的怀古模式。

也许我的认知不够深刻、文学底蕴不够深厚,但研读经典、敢于质疑正是我们应该拥有的品质吗?

在《唐诗百话》共读活动中,我不仅对唐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认识了许多认真学习的朋友——这些素未谋面的朋友给了我最温暖的安慰,这也是中国教师报此次活动带给我的最好礼物。

意气合,言笑逢。从初捧书卷时的茫然,到研讨交流中的碰撞,再到多方查证后的笃定,这段共读时光让唐诗不再是书本上的冰冷文字,而是化作了一场可感知的精神漫游。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仙桃市张沟第一小学)

我的“精神避风港”

□ 朱晓莹

荆门、贯通三湘与九派的地理枢纽地位清晰明了,诗句中“接”与“通”的动态感也跃然纸上。这种解读方式让我不再是隔着书页读诗,而是跟着诗句的笔触畅游大唐。

施先生还以史家的审慎与通透解读唐诗,结合政治局势的更迭、社会风气的变迁、诗人的仕途沉浮与人生境遇还原历史语境。杜甫《新安吏》写道:“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施先生详细铺陈安史之乱后唐军为补充兵力强征壮丁的历史背景,拆解新安地区“县小无丁却仍被点兵”的残酷现实,将“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的悲惨场景与战后民生凋敝的时代困境紧密相连,让我对盛唐转衰后的社会惨状有了更痛切的认知。张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写道:“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施先生精准点明中唐藩镇割据的政治格局——李师道为拉拢士人递出橄榄枝,张籍则以“节妇”自比婉拒拉拢,这首看似写闺情的诗作成为诗人坚守政治立场、应对时代变局的隐晦表达。我愈发明白,唐诗

从来不是孤立的风花雪月,而是诗人对时代的呐喊、对人生的回应。

共读活动让我在浓厚的群体氛围中完成了从“被动接收”到“主动输出”的成长。共读之初,领读老师的深度拆解、伙伴的精彩分享让我深受启发,忍不住主动参与讨论。我结合教师工作“提前备课”的职业习惯,逐渐调整学习模式:前一天精读原诗,标注疑难之处并写下初步感悟;研读施先生的解读并修正认知,然后结合领读老师的点拨,梳理思路输出原创分析。共读活动后期,繁杂的教学事务让我分身乏术,面对部分诗歌的晦涩陌生,我不止一次萌生过半途而废的念头。但看到共读伙伴每天分享的读书笔记,那份坚持的动力又重新涌上心头。这种“被氛围推着向前”的输出式学习,伴随着一次次的观点交锋和碰撞,不仅让我对诗歌的理解愈发深刻,也彻底打破了以往“读过即忘、浅尝辄止”的阅读困境。

循着施先生对唐诗艺术手法的精妙解析,我得以细品诗人遣词造句的匠心、营造意境的智慧、抒发情感的

细腻,也得以与志同道合的共读伙伴共赴一场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渐渐地,我恍惚感觉已不在“读诗”的浅层,而是尝试迈入“赏诗”的境界——跨越千年时光,与王建领略《宫词八首》的宫闱日常图景,与钱起体悟《湘灵鼓瑟》的空灵幽韵,与韩翃共享盛唐宫廷的细腻风情,与刘禹锡共鸣巴蜀民歌的鲜活灵动……共读活动临近尾声,当我再次与熟悉的“诗豪”刘禹锡相遇,不再拘泥于单独篇章,欣欣然有了全新感悟:“好的文字,从来没有雅俗之分,而是既能在土里扎根,又能向云中开花——就像《竹枝词》,唱的是巴楚的春,藏的是文人的魂,到今天读来又像江边的风,鲜活而生动。”

于我而言,这场以《唐诗百话》为媒的共读之旅,既是一场沉浸式的唐诗研学,又是一段自我成长的修行。它教会我的不仅是读懂一首诗的方法,而且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思维方式。而共读赋予的群体动力、输出式学习的坚持、碎片化感悟的整合,更让这场学习超越了书籍本身——它让我在秋冬的沉淀中突破自我,在跨越时空的共鸣中明晰初心。我也愿以诗为桥,在传递知识之余,将这份浸润心灵的千年诗意图和精神力量,妥帖地传递给每一个朝夕相伴的学生。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实验小学)

●编后记

闲坐话唐诗

□ 本报记者 金锐

作为阅读主题。每个主题邀请了一位领读教师——江苏无锡南星小学曹丽芳、广东佛山华侨中学邓涛、浙江杭州凤凰小学唐金梅、北京101中学韩璐——他们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对于诗歌的“周边”也很有兴趣。如果说《唐诗百话》是施蛰存先生对唐诗文本的一次拓展,这几位老师的领读文章则可以看作对《唐诗百话》的再次拓展。

当然,无论怎样的拓展,诗歌阅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应该是文本。《唐诗百话》正是如此,施先生在每篇诗话的开始都会不厌其烦地疏通文字,力求先将诗歌最本质的内容呈现给读者。本次活动的联合共读单位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教师发展中心也深刻认识到诗歌的文本价值,新吴区多所学校开发诗教特色课程、开展古诗文诵读活动,将诗词

文化与人格培育相融合,不断拓宽诗教育人路径。这种对于诗歌的探索是相互契合的,许多共读教师都表示更加系统地学习了诗歌的各种知识,也在文化史和诗歌史中找到了一首首诗歌的具体坐标。

《诗经·淇奥》写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在为期一个月的切磋琢磨中,我们仿佛循着唐诗的轨迹重新游览了大唐的山川草木、城关宫阙,也仿佛与几十位伟大的诗人成为知交好友,共同品味一首首诗歌的韵味。

也许,读诗、写诗本来便不需要太强的目的。时值冬日,煮一壶茶,得三五好友一起论诗,有雪便好、无雪亦佳,这便是“闲坐话唐诗”的意境,也是这个冬日心底的一丝温暖。